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涒灘十月盡彊圉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為引化郡郡癸未至彭原初天寶後為安化郡至德為順化郡

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

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

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

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

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通翻上時掌翻洋川郡令漢中

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元載令於鄖鄉縣置院以

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

五道度支使判入負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

街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

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

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琦作權鹽法用以饒琦變鹽

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

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

遊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房瑄喜賓客喜許

好談論到翻呼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

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

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

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街迄于五季遂為末

制其帶臺衙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憲街守手又

翻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

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

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通鑑卷二百十九

貌

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

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

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

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

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踈之房瑄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麻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

禮遇加等瑄推誠審諤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惟有宰相望其

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據考異則上之踈瑄非特因進明之言也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

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

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開習也

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

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整屋縣

日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

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

河南節度使 穎王璲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璲公了翻崔

圓迎謁拜於馬首璈不之止圓恨之璈視事兩月

吏民安之圓奏罷璈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

成都亦即行以武部侍郎李峘為劍南節度使代之

峘胡登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為劍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璈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

見上於彭原延王玠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

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玠亦詣上所玠音彬 考異

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不完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

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玠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

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

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

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

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

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甲申令狐潮王福德

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復扶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

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陳濤

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

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

大二百六十七

通鑑二百六十七

日

焚之人畜大亂

乘繩證翻畜許救翻

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

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

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

救

為于偽翻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薛景仙為關內節

度副使

敦煌王承家至回紇牙帳

承家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徒

門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遣其貴臣與承家及僕

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

見賢遍翻

上厚禮其使者而歸

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伽求迦翻

尹子奇圍河間四

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

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

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淇水死

新書作赴

河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時降賊蓋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

又使其將康沒

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

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

之

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

從肅宗實錄

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

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降戶江

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

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

將即亮翻束鹿縣屬

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東鹿漢
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
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賊攻
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以厭之復扶又翻

饒陽彌年不能下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

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與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

計前後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之數也

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

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與唐

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張興志在必死願

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

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

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鷦巢于幕

引左傳吳季札之言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間古翻轉禍為福

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

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賊每破

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

負擔擔都翻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

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

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

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邏郎佐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

城下子竒聞之遽引兵歸。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

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

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

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

元年更郡名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令狐潮

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

走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為上所鞠養常

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事見上卷七月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璘領

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

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

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長知兩翻

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

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康曰楚威王埋金以

鎮王氣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

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璘將稱兵峴不欲預

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

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

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為

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

同安郡光州七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

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沂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

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郡光

州七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

陽七陽郡已屬淮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鎮

南節度當考

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

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

昇宣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

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

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

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

冰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

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輸春此豈

有雄據四海之志邪邪音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

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

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

已將即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今若令

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力

丁翻陘音刑
離力智翻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

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之道常通陞

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

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

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

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

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並步浪翻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

范陽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

之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陽敵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

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

生除害娣大計翻惡烏路翻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

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

從 甲辰求王璘擅引兵東巡泔江而下軍容甚盛

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

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離珍翻守

吉翻使疏吏翻方鎮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

言於吳郡將即亮翻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

使李成式於廣陵琛丑林翻廣陵郡璘進至當塗希

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今

之

小五十六 陳子華

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為當塗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徒當當作揚守

式又 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

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韋涉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

璘它 甸翻 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

將兵五千入援又闐徒賢翻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

於雍丘之北元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杞州貞觀以絕

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

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

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禮翻賊將楊朝宗帥

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管翻巡遂拔雍丘東守

寧陵以待之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始與睢陽太

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

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音睢

雖守式又翻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

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

巨巨竟不應使疏吏翻將即是歲置北海節度使

亮翻折之舌翻

領北海等四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上黨節

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長平郡沁州陽城郡興平節度

使領上洛等四郡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

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先有興平軍因置為節鎮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

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

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真龍

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

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國人立其王

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

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誥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誥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

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

昏至是不復睹物復扶又翻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

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

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

箠撻闔閭李猪兒被撻尤多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

黠惠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甚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闔人遂見信用左右

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

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深式浸翻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見人慶緒

日縱酒為樂

儒奴過翻又奴亂翻

兄事莊以為御史

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

悅其心

將即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

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

從千容翻必翻帥所

類翻處昌呂翻

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

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

臣請以語廣平

邪音耶語牛倨翻

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

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

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

俶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

臣

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凡廐牧五坊禁苑給

又音如字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

為閑廐小兒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

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粗坐五

計翻倓徒甘翻數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

帥不用倓為元帥見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異曰

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

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

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

為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

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

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

至德元年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

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

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

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之禍乎倓曰竊為先生憂之去羗呂翻為于偽翻

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墜先

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

恐輔國亦不敢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謂上許泌以

擅殺今不取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

志見上卷去則倓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

委曲順之亦何能為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上

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

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治直然有功則錫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

丁之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

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

為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夫音扶過古禾翻考

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

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

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

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弈討誅之臨邛郡邛州邛渠

鄯音善又時戰翻

卷一百九十五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蓋古盍翻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

等殺節度使周泌泌毗必翻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

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

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胡據其五二城堅守支度

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

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

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

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李光弼

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

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

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

四十里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

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

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

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

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

擊數十萬帥讀曰率擊古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

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

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廣陽漢上艾縣

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別將慕容溢

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

東葦澤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

小二百 通五百九 君室

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喻翻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

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

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蔚州有銅冶賊於城

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

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

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近其斬翻賊初逼城急光弼作

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

退營於數十步外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圍守益固光弼

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

道周賊營中措之以木措章移翻柱也至期光弼勒兵在城

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屬之俄而欲翻

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

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

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

歸當作媯媯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許遠告急于張

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自寧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

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

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

習兵將即亮翻懦奴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

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為于偽翻修戰具居

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

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河東郡蒲州自

京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

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

為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見上卷

年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

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復扶又翻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

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為平

原太守茂音伐秦將即亮翻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鄜州洛交郡漢上郡雕陰之地後

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鄜州取鄜時

為各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

縣取洛水之交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分兵取馮翊

也趣七喻翻則跨據河東西以圖關制賊以巴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新志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殺符雜徭逋負良賤芻橐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殺賊近千人近其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

小三 通鑑二百九 十七 君宗

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
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時屬解州安邑人開門

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殪一計翻乾祐未入自白逕嶺

亡去白逕嶺在解縣東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

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江

庸調沂漢而上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往來不絕

梁洋調徒弔翻曰駱驛使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

夜不絕西師慙息既定慙去例翻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

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

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

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迺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

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

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

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

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

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

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伺相吏翻復扶

又翻後果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

不能待此決矣言決不能從關內節度使王思禮

軍武功兵馬使郭英又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即

之東原西原也蜀諸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

又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

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

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安慶緒以史

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唐會

陽軍置於恒州郭下恒戶登翻媯居為翻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時慶緒

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

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守式又翻

力丁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疆

兵據富資益驕橫先悉薦翻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

不能制為思明殺慶緒張本戊戌求王璘敗死璘離珍翻

紀傳實錄唐麻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

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邱更

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

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楊子

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太守

閭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見楊子及瓜步江

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楊奔晉陵以趣鄱陽其道里

節次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

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楊子本為鎮屬

鎮置揚子縣即今真州治所成式使判官裴茂新書作裴茂將兵三千

大三月五十九

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
 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
 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
 鋒鏑亦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
 廣陵渾惟明奔江寧是年以丹揚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郡馮季康奔
 白沙今真州治所唐之白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
 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
 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
 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復扶成式
 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新書曰新豐陵攷其地在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璘

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

射而亦翻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鄱陽郡

中竹仲翻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

州郡饒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

江西江南西道也史從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

舍傳張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

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

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旻及兵馬使李韶光大

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苟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同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

繼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
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旣及僕固懷恩等
先擊之賊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奔關城
尋白涇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
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
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昺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
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
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
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
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
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唐麻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
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
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
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麻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
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
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度安
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

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
王祚決戰而死唐麻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
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
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賁死之盡屠
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
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
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
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
以奔潼關而不守今參
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

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並罷
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惡烏路翻安祿山之
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引農防禦使兼二郡防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守
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大

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

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

二十四卷開元二十二年

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九張

齡韶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滇水屈曲為名

厚恤其家

尹子奇

復引大兵攻睢陽

復扶又翻

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

膏居號翻

而賞不酬

勲

以鏡王巨靳告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

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

少始紹翻帥讀曰率

陳讀曰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

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

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

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音寄翻

夏四月顏真卿自荆襄北詣鳳翔

真卿奔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荆襄然後自荆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

上以

為憲部尚書

憲部刑部尚辰羊翻

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

兵馬副元帥

帥所類翻司空尋以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

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

武已為元帥唐麻誤也

使將兵赴鳳翔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

三原本漢池陽地後

魏置三原縣

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

異曰

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

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

歸仁游水而逸

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

若幽神通之玄孫也

淮安

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

瀋西

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凡三

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渭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音決

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

西有漕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閣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在漕渠之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即香積寺北

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遷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

千為長蛇陳陳讀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

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

器械盡奪之子儀退保武功

監古銜翻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忠

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于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中外戒嚴是師人多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

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

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

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為信也

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

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

恐其潰散畏罪

而歸賊復以官爵收之復扶又翻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

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衣於既翻名器之濫

至是而極焉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乃而瑄

多稱病不朝謁朝直遙翻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秩

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

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瑄為太

子少師房瑄既敗師而不思補過罷之為散官猶輕典也以諫議大夫張鎬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

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

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飯扶晚翻庚申上皇追冊上

母楊妃為元獻皇后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初入東宮為良媛實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炁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

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

枕職任翻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而為將軍故謂之宦官

軍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靈武曹日

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

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

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

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復扶又翻以千

大... 通... 二... 十九... 二... 甲...

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去年五月是

至是周歲賊圍南陽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

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

還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時賊欲南侵江漢賴是扼其衝要南

夏得全夏戶雅翻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清渠之敗也甲

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

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

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

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夫南遺郎將

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

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

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射而亦翻下雲射同

剡以冉翻削也中者喜中竹仲翻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

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喪息浪翻幾居使翻子奇乃收

軍退還 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

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

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將軍

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王去榮富平人上以其善用

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

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

隳國法也 考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力據

賈至集陝郡

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

下遐嫁翻上

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坤卦文言之辭

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

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

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

技渠綺翻

其徒

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

復扶又翻

若止捨

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

誘音

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

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

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

於大君歟

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没翻

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

其事令百官議之

下戶嫁翻

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

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

人主也

過古禾翻又古臥翻

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

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

技渠綺翻橫戶孟翻

為郡縣者不

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踈得一去榮而失萬

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

唐初房玄齡依隋定律有

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

曰不義十日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
義之條注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
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而陛下寬之王
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而陛下寬之王
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
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
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夫音扶少始今陝郡雖
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况陝郡乎無
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
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
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冉翻至曾
之子也賈曾見二百十卷先天元年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

郡防禦使楊齊魯

南充郡果州

劔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

討平之

使疏吏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

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邪音耶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

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劔南節度使李峘討誅

之

峘胡登翻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

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

睢音雖復扶又翻先悉薦翻

魏王巨以

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

濮博木翻

遠固爭之不能得

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

人廩米日一合

廩當作稟音筆錦翻給也合音閤十龠爲合

雜以茶紙樹

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

復扶又翻

睢陽將士死不

十一行廿一字卒似作陷

考據土行二字卒在特據莫不前陷作陷不作修修同

置 枕立 為 飢

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推吐雷翻欲令騰入巡豫於

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

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

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翻折而設翻

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者於城上架木

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以蔽風鉤之所

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鑱鑱末置大環搨其

鉤頭鑱蘇果翻搨吐盍翻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

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鑱賊

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磴都鄧翻欲登城巡

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者松枯而油存

可燎之以為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

明乾音干 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

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

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翻重直龍翻巡亦於內作壕以

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

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

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

雲梯勢如半虹杜佑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

枕相去四尺勢微回遮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置

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推吐欲令騰入巡豫於

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

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

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翻

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者於

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以蔽風鉤之所

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鑱鑱末置大環搨其

鉤頭鑱蘇果翻搨吐盍翻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

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鑱賊

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磴鄧翻欲登城巡

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者松

可燎之以為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

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

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

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翻巡亦於內作壕以

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

小、日六十九

屠陝以孤城介居疆寇之間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

濫者衆八月罷渙為餘杭太守

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

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舟登陸於此因名餘杭

東采訪防禦使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

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

拔衆奔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

欲投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

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

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復扶

說式芮翻為于偽翻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

明在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

皇十八年廢郡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

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

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

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

射賊衆披靡披普彼翻

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

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

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

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

之強其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

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

咽咽烏前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

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

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

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

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偽于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

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

寧陵城城使巡所署置也將即亮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

賊營壞音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

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賀蘭

進明事見去載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

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

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

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史言房瑄以私憾

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巡遠然以戊辰上勞饗

諸將勞力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

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閏

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

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

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

士志

紀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
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三日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

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

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

勝至苑門長安苑門也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

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

功矣復扶又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

敗敗補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上黨郡潞州為程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五葉半捐二十六字之四改六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按此以識之

據明孔天胤本校 於丁巳二月得孔刻殘本校區後久已置之今夏盡一季既校適於據景印

宋十一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五葉半捐二十六字之四改六字

宋本橋圖朱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李振宜 朱文 執云 朱文 注印 白文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 三省 音 註

唐紀三十六起疆圍作噩九月盡著 雍闥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

塹中反為希德所擒為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

勇輕脫之禍也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帥讀曰率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

也歸語諸將從才用翻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

類帥所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

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

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

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

其所欲見賢遍翻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

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

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

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

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

之東此皆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灃水出鄠南豐谷

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

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

長安陳于寺北距灃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

未安渠也蓋寺在灃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

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

此則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李嗣業為

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

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

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重直李嗣

立於陳前大呼奮擊

呼火故翻

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

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

進身先士卒

先悉薦翻

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

其裨將

王難得為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

賊射之中眉皮

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掣昌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

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

軍之後偵者知之

騎奇寄翻偵丑鄭翻

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

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

索昔各翻盡也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

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

城迨夜鬻聲不止

塹七艷翻鬻五羔翻

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

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

歸仁等

俶昌六翻騎奇寄翻

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

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

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

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可復復

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

言何

用俟明旦俶固止之使還營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懷恩固請往而復

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

遲直二翻謀達叶翻

守忠歸仁與張

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東京

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

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

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紇下沒翻為于偽翻下當

為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荅

拜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

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漶水

之東過京城南麻安化門明德門啓夏門外遶京城東南角轉北麻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漶水漶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漶音產百姓軍士胡虜見

俶拜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

及也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

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洛陽俶昌六翻以太子少

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少始照翻守式又翻甲辰捷書至鳳翔

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

上皇使疏吏翻啖徒敢翻姓也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

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射寅謝翻必毗必翻李泌時從

軍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

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

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

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更古

孟翻嵬五回翻請留勸進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

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尚翻上即使泌

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

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

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

上許之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

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柰何遽欲去

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

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

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

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

異日香按之前乎唐制凡朝日殿上設黼宸躡席熏爐香按皇帝升御座宰執當香案

前奏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

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邪音耶范

蠡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

文種書以為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

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

歸若其既辦臣安獲復言復扶且殺臣者非陛下也

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

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謂不從使建寧王自媯擅取對曰非

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嵬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衛上也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六月

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月嗣祥吏翻卿不

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然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

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

元帥臣請用廣平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九月月帥所類翻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

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引論語孔子之言

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引天后

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黔音禽

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

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識職吏翻記也何必形於外

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之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郭子儀引蕃漢兵

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

西後

感元 感思 遽使 軍奏

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時王難得吐蕃陷西平西平

州郡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

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

勝長驅是無淮也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安

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且我

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謂春秋

盟有急則相救恤也况密邇羣帥乎羣帥謂張錫尚衡許不如

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

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食祥遠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鬼無所歸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

大三五 通鑑卷二百一十

也漢書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之泌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郭子儀引蕃漢兵

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

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故翻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

赦之冬十月丁未談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時王難得領興平軍吐蕃陷西平西平

州郡鄯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

勝長驅是無淮也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安

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且我

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謂春秋

盟有急則相救恤也况密邇羣帥乎羣帥謂張錫尚衡許不如

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食祥遠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鬼無所歸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

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

皆疾智翻又才

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

之決翻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

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

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

傳曰考異曰新

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縑

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

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

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

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

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

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本將謂本部之人

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

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

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

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

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

此離力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

為于偽翻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

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張鎬代賀蘭進檄浙東

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按新書方鎮表浙東浙西明

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

尚為賊將能元皓所據然去年已置北海節度使是

雖未復北海而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

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比必利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

曉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作亳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

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

遠亳州與睢陽接壤必亳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

改統紀之亳州為譙郡以此時未復郡為州也讀者宜

知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自長安東安慶緒悉

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

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舊兵謂張通儒等所已未

廣平王至曲沃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

農縣東十三里有好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

陽亭又東有曲沃城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旁步郭子儀

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

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

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

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奔陝

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

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

苑門出東都苑走河北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

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

仁慈

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弃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眾黨奔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澗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巳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罕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

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考異曰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

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逼至偃師縣亦被兵焉

今從之 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

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

還此還者啖庭瑶也還音旋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

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嗣復同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此奉賀表中使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

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東

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

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敕郡縣為之

築室於山中偽于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

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

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

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

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

武令珣皆走河北走音奏 考異曰舊唐書云吳

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死

河北唐曆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吳傳云武令

珣死制以瑱為河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錄

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

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

明宮高宗咸亨元年改蓬萊宮為大明宮即東內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

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含元殿東

當丹鳳門內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環音使百官臨視

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

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

成考異曰唐曆曰改元天和薊門紀亂曰改元至

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

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

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

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

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復扶 又翻廣平王俶之

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

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

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右曰東朝堂右曰西朝堂朝直遙翻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

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所由人有所監典祇承人聽招呼給使令而已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

巖山五代志汲郡隋興縣有蒼巖山隋興縣唐時當省入汲縣甄之人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安

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此天寶間事濟察祿山有異志

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

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

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強其兩翻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上時掌翻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

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貫令受賊

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愧受賊官爵者之心以濟為祕書郎

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

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

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

勿問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汚烏故翻癸酉回紇葉護

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滄上

與宴於宣政殿自含元殿入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葉護奏以軍

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

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

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少詩沼翻自歸取

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

為于偽翻上賜而遣之

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

家國由卿再造勞力到翻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

嗣業李奂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

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

東道已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綰

二萬匹遺于季翻使就朔方軍受之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禮虞主用桑練主用粟作粟主

則埋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委之賊手故彭原更以粟為之以下文上皇入大明

長樂殿攷雍錄及呂圖皆無之亦在大明宮中也大明宮圖有長

樂門則長樂殿蓋在長樂門內丙申上皇至鳳

翔從兵六百餘人從才用翻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

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

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

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

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著陟略翻

勝音升索山客翻為于偽翻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

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車駕所在縱千

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

矣復扶又翻上皇不肯居正殿此行宮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

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品品

必嘗而後進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

皇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為于偽翻鞚苦貢翻

執轡鞚出官門上皇令左右扶上馬今從實錄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

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

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夕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

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腸矣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遠

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

九廟主慟哭久之樂音洛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

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尚書李

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因按獄特置此官與御史大夫

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

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

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

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鉞戶公

六翻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自餘蜀郡靈武

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

扈從立功之臣從才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

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加贈官差初加翻愬持陵翻李愬盧弈蔣清以守

官甚多乃成白胡本既退復給復

或及刻書女之後一近

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

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

僅為彭王潁川王儁為兗王東陽王佺為涇王儻為

襄王倓為杞王德為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娣大

間戶簡翻佺他頂翻儻戶剛翻議者或罪張巡以守

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

傳表上之睢音雖為手為翻傳直以為巡以寡擊眾

以弱制疆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謂張

師至而睢陽之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以巡食人為巡善過惡揚錄瑕棄用臣

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

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歎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六二四十一

扈從立功之臣

從才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愷

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加贈官

差初加翻愷持陵翻李愷盧弈蔣清以守洛死顏杲卿袁履謙以守常山死許遠張

巡以守睢陽死張介然以守

榮陽死龐堅以守潁川死 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

二載

復方目翻除其賦

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

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

天寶元年改兩省長官為左右相州為郡刺史為太

守十一載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今皆復舊蠲圭淵翻

以蜀郡為南

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郡太原之中故為中京

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

僅為彭王潁川王僦為兗王東陽王佺為涇王儻為

襄王僅為杞王偲為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

娣大計翻

僦戶簡翻佺他頂翻儻戶剛翻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

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

傳表上之

睢音雖為于為翻傳直

以為巡以寡擊眾

以弱制疆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

謂張

師至而睢陽之 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以巡食人為巡 善過惡揚錄瑕棄用臣

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

盡食既盡而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就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忠義

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難乃不矐休明唯有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

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

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澄等而程千里獨以

生執賊庭不沾褒贈史言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甲子上皇御宣

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百

一十八卷元載九月安慶緒之北走也謂自東京北走度河其大將北

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

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

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

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

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

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蓋爲范陽節度判官說思明曰大

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

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

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帥讀此轉禍爲

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

緒葉上露耳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即大夫柰何與之

俱亡若歸欵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易以思明

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考異曰舊傳云三千騎今從

六三〇二十一

錄實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

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勝音升然邊

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

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音洛別遣人收其甲

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

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媯川密雲漁陽柳城文安河間上谷博陵勃海饒陽常山

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

昂至京師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

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新烏承玘

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

齋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

守忠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上大喜以思明為

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

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子七人皆除顯官遣

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斷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將即亮翻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先悉薦翻思明

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

開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

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檀州即其地也唐無安州雖相
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為安州與
州未下謂安慶緒河北率為唐有矣因史思明降史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

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

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時掌翻背蒲上欲從之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陞

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

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

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

脅從罔理書脩征之辭李峴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

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

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劉昫曰獨柳

城西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

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洵死上皇曰均洵事賊皆

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為于偽翻罪不可赦上

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之為太

主忌之東宮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元獻揚后

方娠上皇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

多子柰何命說挾劑而入上皇於曲室自焚之夢若

也乃止遂生帝及帝在東宮李林臣不能活均洵使

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
左右扶上起曰張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
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考異曰柳程常侍言旨云
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
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
哥家事雖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
再拜曰臣比在東宮彼人誣譖三度合死臣皆張說保
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
爭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
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
均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弃市阿奴更不要苦救這
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
死乃得均均之力均均以說遺安祿山所署河南尹
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
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

本臣克日起悔
名山去行

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
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
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
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容以竊富貴及
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
為之陳力為于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
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治
直
吏翻沈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寇手壘
西翻何為善者
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

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廵徼之隸弔翻謀議不預號

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事見二百十

載乃復責其不能苞從不亦難哉復扶又翻六等議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

中是歲卒韋妃廢見二百十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從子弟充元從子弟謂從帝馬崑北行及其制皆如

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又擇

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

軍騎奇寄翻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

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

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

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

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比頒下分劍南為

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東川領梓遂綿

榮資簡十二州治梓州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

度領夔峽等五州荆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

涪忠萬共五州更安西曰鎮西衡翻

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

加上尊號考異曰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

奉聖旨賜臣典冊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

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巳授

國璽告太清宮甲子亥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

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複重唐曆統紀年

代記舊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上固辭大聖之

璽此年正月戊寅冊尊號今從之

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冠逆未平

九廟未復而父子之間迭加徽稱此何為者也先是官軍既克京城先悉宗薦翻

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

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

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

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為輔國得權與淑妃交惡張本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

降能奴代翻以為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丁未上

御明鳳門唐會要曰至德三載改丹鳳門曰明鳳門通化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凡坊

名有安者悉改之尋却如舊赦天下改元改元乾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

復以載為年改年為載自上皇天寶三載始復扶又翻庚午以安東副

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三月

甲戌徙楚王俶為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行營節度使始此癸

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

禮討誅之荔非虜複姓姓譜荔非西羌種隋有荔非雄涇州人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暕古限翻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

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

擒以歸丹於鄴市凡有謀歸者丹古瓦翻歸字皆下當有國字誅及

通志五百二十一

種族胡人種誅之華人種誅之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

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

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

騎二萬涉沁水攻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慶緒自鄴

攻河內須度沁水沁七鳩翻不勝而還還從宣翻癸卯以太子

少師號王巨為河南尹充東京留守辛卯辛卯當作辛卯傳寫誤也新書

肅宗紀作四月辛亥此又逸四月二字新主太廟奉栗主自長樂殿入太廟甲寅上享太廟遂祀

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五月壬午制停

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

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

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

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

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中人居

權要者如李輔國之類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

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

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

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滑州靈昌郡使疏

吏翻難時上以寵納思明以當作已唐人多通用以乃旦翻

通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

信思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上以鎬為不切事機戊

鉅案土行廿二字通作以同此本

仲美

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

度使尚辰張后生興王韶詔韶音纔數歲欲以為嗣

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嗣祥吏

容成王長且有功兩長知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

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勝音上喜曰朕

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道之玄孫也

俶昌六翻李玄道武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

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少始照翻太常少

卿王璵璵音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

祝俚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俚音里

曰舊傳云三年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

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顏杲

事見二百十七卷至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

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

通幽為普安太守劍州普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

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晉

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太原

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

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後魏風

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

真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大陵城南置壽陽縣清

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即

今縣為史思明所虜去年史思明攻襄以牛革送於

是也

大三日八六

通鑑二百二十一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仲美

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

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棺古玩

瞻果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

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

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號山客翻隨所得多少

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

二百緡欲贖已女閔其姑愁悴先悉薦翻後戶先贖

姑女比更得錢比必例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

妹從才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

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資糧則均分之

減常數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

而均之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

之與果卿無異乃始慙服顏果卿之忠節固照映千

所及六月己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漢武帝始

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

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

帝始祠之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

崇雖遂翻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

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

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使疏吏翻至黃

果翻蘇震怒破鑠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

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

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以開府儀同三司

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以

鎮西北庭兵屯懷州就用為山人韓穎改造新麻

刺史征調以給軍嗣祥吏翻時韓穎上言大衍麻或誤帝疑之以

丁巳初行穎麻穎直司天臺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

更名至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

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去年十二月始命三司推究

太子少師房瑄既失職謂罷相也頗快快多稱疾不朝

快於兩翻朝直遙翻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

瑄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瑄罪貶幽

州刺史為于偽翻惡烏路翻前祭酒劉秩貶閩州刺

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瑄黨也閩州閩中郡

漢巴郡宕渠縣地閩音浪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

義考異曰舊傳知義為節度使按安知義善待之

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事見上卷思

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去

十二月事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

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

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

數所角翻衣於既翻

說輸芮翻誘音酉

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

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

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

按經典釋文館古玩翻

帷其床伏二

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

少詩照翻省悉

景翻思明雖伏二人以察承恩然不使其子與父夜

共處則謀無自而露姦雄之智數固非人所及也夜

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

呼火

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

其裝囊

凡行者之裝盛以囊索故曰裝囊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索山客翻

得鐵券及

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

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

烏承恩持鐵券入不

測之虜使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鐵券

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籍

其姓名果能悉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

此蓋思明因承恩言偽為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

偽為簿書籍將士姓名以激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

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

榜音彭

考

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

異曰唐麻舊

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

秋四月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

連坐死者二百餘

人承恩弟承玘走免

玘音此又且禮翻

思明囚思敬表上其

狀

上時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

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

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

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

思明又以此激怒其將士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

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

光弼不為于偽翻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

示思明及將入函凡表皆函封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

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

欲活之復召入去羗呂翻復扶又翻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

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

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史言耿仁智去逆從順以死全節呼

火故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

軍使石嶺軍在忻州秀容縣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

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從御史中丞第

五琦之謀也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殿中監

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

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

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天寶中鮮于仲通黨甲附揚國忠致位通顯

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

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

胡帽衣於既翻坐帳中榻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

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

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鄉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

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

可汗妻七細翻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

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

敦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號其正室曰可賀敦舉國皆喜 乙未郭子儀

入朝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儀擄逆賊將安太清送闕

誤也唐麻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月

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

節度使琛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

屬兩節度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

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

稱淮西荆澧舊紀稱荊州未嘗鎮青徐實錄於此稱

青徐恐誤也余按新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青密

節度使領北海高密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

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若以青登五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

僕固懷恩領之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

泚為蒲同號三州節度使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址節度蒲

同號三州而已蓋兵與之際分命節帥以拒險要其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耳 丙子招

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傳首貞觀以後

吐蕃浸盛党項拓拔諸部畏備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軍州處之又置芳池都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

小州十以處党項野利氏部落至德以來中國亂党項因寇邠寧二州 安慶緒之初

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汲鄴趙魏平原清河

博平凡七郡 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

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等爭權不叶無

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

儒諧而殺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曰

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泚之慶緒斬希德於鄴中

又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前門紀亂史

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

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

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 麾下數千人

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

總中外兵乾祐復戾好殺將即亮翻復士卒不附庚

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

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炅火

漢博木翻嗣祥吏翻琛丑林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又命河東李光弼關

通五二五十一

內澤潞王思禮

王思禮先為關內節度使時兼領澤潞節度使鎮潞州

二節度

使將所部兵助之

考異曰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

無奐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奐名耳兼訓蓋光弼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奐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荆澧舊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涉庚寅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

號令不一所以但有安陽之敗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處昌呂翻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癸

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廣州治南海海縣本漢番禺縣刺史韋

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冬

十月甲辰冊太子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典累洽殊私率土之閒

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更名曰豫初太子生之歲

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復扶至

是始有新鑄大錢乾元重寶錢也百官六軍霑賚有差 郭

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

本汲縣之新中鄉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嘉縣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

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

崔光遠自酸棗濟陽武縣武德四年置與李嗣業兵

於故原武城屬鄭州

大正日六十九

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
 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
 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
 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
 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亦翻矢如雨注賊
 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復扶又翻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
 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
 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
 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

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二萬級捕虜千人慶

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

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

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

陽磁州治滏陽南至鄴城六十里遥為慶緒聲勢甲寅上皇幸華

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

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

自洹水趣魏州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

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

在魏州西趣七喻翻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

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

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治昇州 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

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峘為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

明處溫八州治越州 兼淮南節度使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峘注 已

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

軍李處崟拒之今翻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

趣七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

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既死衆無鬪志

姚聳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聳夫之死宋人惜之李處崟若在未必能為唐保守魏州而處崟之死唐人惜之以兩敵相持而自戮鬪將乃自翦其手足也 光遠脫身走還汴州

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使王玄

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

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戾希

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立

希逸者李懷玉而逐戾希逸者亦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已 朝廷因以希逸為節

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

生有欲無主則亂書仲虺之言 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

治直 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扶

弘本臣克日起志
哉止平行刻

問大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書說命曰若網在臂指

之相使臂之使指莫不制從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覬音冀 覦音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

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

者以八柄存乎已也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

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

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

過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

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

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

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行戶 剛翻無問賢

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

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姑且也 息安也 且乃至

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

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即周禮所謂八柄也 皆

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

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

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

長知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

乃猷言猷謀也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諫詩大雅 板之辭 孔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見論語為天下之政而專事

大三百五十二 通鑑二百七 三十一

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

勝音升

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

伺其上

眈眈見翻目偏合而表視也

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為上者

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掩而屠之

二語曲盡唐末藩鎮將卒

之情狀聞古蒐翻惴之睡翻憂懼貌

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

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厲階肇於此矣

言其禍肇於命侯希逸帥平盧也毛萇曰厲惡也鄭氏曰犯政

為惡曰厲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

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

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治直之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今唐治軍而不

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

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賈誼廉陞之論正此意

由是禍亂繼起

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

庭直也不庭諸侯之不直者近

世儒者以不朝為不庭謂其不來庭也

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

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北鎮

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

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

外案通考十一行廿二
本考大小字疑宋刻翻
本此其後也

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二年改為單
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
又置陝虢華
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
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
莪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
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
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為名
吐蕃陷河源軍

同
州胡張
行二十
宋末
惟六

焦氏
朱文大方印

振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七景半補四十一字古四字改七字

言慎構恒早於瀛樹警署嶺岫為字不成四月初二日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按君以口藏之曰
據明北天曆刊本校成原八月廿七日誌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章武本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七起屠維大淵獻盡
上章困敦凡二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

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
春秋作周萬至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

鄰志作周至舊傳
作周贄今從實錄

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

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十八

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

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

止使用光弼之計安有滄水之潰乎朝直遥翻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

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摇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

經蕭吉五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籍田乙卯當鎮

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中竹仲翻丙申薨

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將即亮翻初嗣業表段秀實

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屯懷州會師攻鄴以段秀實知留後事

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

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壬子月食既春秋

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之專橫而書月食記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

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

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是後

月食皆書於目錄上方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先悉薦翻

考異曰舊紀作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

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韋后事見二百八豈足為

灋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

相表裏橫於禁中幾居依翻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

大正、六、十一

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

築壘再重穿塹三重重直龍翻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

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

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糶及馬矢糶與職翻以食馬先以麥糶

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

軍既無統帥帥所類翻進退無所稟稟令也稟必錦翻

主帥今諸軍無所稟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降戶翻城

久不下上下解體師老勢屈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

鄴果如李光弼之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

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

抄掠騎奇寄翻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

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

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

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趣讀責其稽

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

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邏郎由是

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觀史

用兵所謂盜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陳讀曰陣下布陳同淦水

陽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將即諸軍望之以為遊

河亮翻

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

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仲竹郭子儀承

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

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

重委積於路史言滏水之戰天未悔禍非戰之罪使

亡不至於甚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斷音

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

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

襄鄧守式又翻襄鄧二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

過剽掠剽匹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

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異曰邠志曰史思明自稱

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

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

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

溢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

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

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

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又相驚奔缺門水

注穀水出引豐澗池縣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又

東逕千秋亭南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末接者里餘

故得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指東京退保蒲陝將即

是名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指東京退保蒲陝亮翻

捐于專翻陝失舟翻蒲陝二州夾河都虞候張用濟

潼關控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

日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

使都遊奕使靈武韓游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使疏

使都遊奕使靈武韓游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使疏

環古回翻騎奇寄翻趣七喻翻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

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

而守之是後李光弼雖斬張用濟而定計於其先也段秀實帥

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

南岸野戍即野水度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河清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縣武德二年置八年省咸

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

先天元年更名河清帥讀日率將即亮翻輜莊持翻

重直用翻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上時掌翻上

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崔圓先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國公從一品階比開府儀

同三司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濟王環上弟也濟子禮翻

長知兩翻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屯

鄴城南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知官軍的去乃收整其眾而南使官軍於滏水驚潰之後

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圍守鄴城思明未敢南也沙

河縣隋分龍岡縣置唐屬鄴州在鄴城西北二百餘

里還音旋又音如字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

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復扶又翻背蒲妹翻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

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

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應乙陵翻慶緒曰任公暫往

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

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暫與暫同令力丁翻誘音酉慶緒窘蹙不知

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

上璽綬窳巨隕翻上時掌翻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

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省昔景翻思明出慶緒表徧示將士以觀其情

背乃手疏唁慶緒疏所據翻唁魚戰翻弔生曰唁而不稱臣且曰願為

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

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軟血同

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

擐甲執兵以待之幾居希翻軟色甲翻騎奇計翻擐音宦引慶緒及諸弟入

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稽音啓荷下可翻又如字

棄失兩都久陷重圍重直龍翻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

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

復扶又翻又如字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

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

吾為太上皇討賊吾為音于偽翻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

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

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

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

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

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朝直遙翻引兵還

范陽 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

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

宸殿即內衛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復扶又翻甲午

以兵部侍郎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

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

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

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

多獨決於峴為李輔國忌峴不於是京師多盜李輔

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羅郎李揆上疏曰

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

劉氏周勃安劉事見漢高后紀李揆謂勃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

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衛屬南牙羽林

徵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為言朝直遙翻丙申以郭子儀為東

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京

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

陝虢華州節度使來瑒徙河西未行而相州師潰因

華戶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

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

春秋潞子所邑也九域志潞城在

潞州東北四十里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

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

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

宅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

決天下事雍錄按六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門直紫

宸殿之西又考閣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麟德殿又東歷內侍別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

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温室浴堂殿綾綺殿而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西

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之正直紫宸東西耳事無大小輔

國口為制勅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

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

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

詣銀臺一時縱之索山客翻斷丁亂翻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

輔國咨畫輕重隨意稱制勅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

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

弟禮謂之五父李揆裔出隴西其先客居滎陽遂為山東甲族李輔國第五及李

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

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峴戶典翻相息亮翻輔國

行事多所變更更工衛翻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

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

敕處分

比毗至翻處昌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

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

凡出宣命有底在中

謂之正宣

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

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

英武軍殿

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北門六軍也諸使內

自今須

諸使也諸司內諸司也使疏吏翻論盧毘翻

一切經臺府臺御史臺如所由處斷不平

處昌呂翻

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

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灋官詳定聞奏輔國

由是忌峴

考異曰實錄李峴傳曰時李輔國專典

其狀肅宗甚嘉之即日下詔如峴奏由是

甲辰置

陳鄭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炆為之以徐州刺史

尚衡為青密七州節度使

七州青密登萊淄沂海炆火迴翻

以興平

軍節度使李奂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

守捉防禦

陳鄭亳前此未嘗置節鎮魯炆自南陽為

本置於雍州始平縣李奂時在行營使統豫許

九節度之

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

剽匹聞郭子儀

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

欽而死還從宣

如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燕因有翻

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日上元三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

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錄此年

改年各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順天元年柳璨正閏
 位麻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前門紀亂思明既殺
 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
 其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
 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
 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
 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
 錄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薊門
 紀亂云立朝興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
 右泄其謀故朝義弒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為太子諒
 也按長曆四月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
 丁酉朔無癸酉

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將即亮翻改范陽為
 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
 毫節度使臚凌如翻使疏吏翻抱玉安興貴之後也安興貴見一百八十
七卷高祖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
武德二年

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

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紇下沒翻

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可從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

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

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邪音耶然亦為之勞面

而哭漠北之俗死者傳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

以刀勞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為于偽翻勞里之翻鳳翔馬坊押官

為劫押官者管押馬坊之官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興縣本古雍縣至

德二載改曰鳳翔府仍分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

廐李輔國本飛龍小兒敕監察御史孫崇勣之無冤監古街翻崇勣傾翻又烏定翻

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

鞫之此唐制所謂也與瑩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

毛若虛鞫之太平縣屬絳州魏太武帝置泰平縣周改為太平因太平關城為各若虛

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

劾奏之詰去吉翻劾戶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

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漢縣隋唐帶連州暉

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嶺下謂度嶺南下諸縣

二云皆貶瑩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

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

尚辰羊翻峴戶典翻考異曰代宗實錄

訊鞫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若

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鞫之峴以為

虛不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

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為通州刺史三司大

臣皆貶官今從肅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散悉音

宗實錄舊紀傳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瀆太

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

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朝直壬午以滑濮節

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新

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

節度使

方鎮表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

道采訪處置使增涇原寧慶龍鄜坊丹延會宥麟十

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原州天

寶元年增領邠州乾元元年分鎮北大都護府麟勝

大都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關內節度使罷領單于

幽州開元十三年以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

惡鳥 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

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考異曰郭志 丞相張公鎬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

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

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

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

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 士卒涕泣遮中使請

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并言之

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

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下兵

馬元帥光弼副之

考異曰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 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貸諸

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

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 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

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制朔

方實錄無月日制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

寵蓋只在 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

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

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銳皆變

史言光弼入朔方軍 但號令加嚴整

耳治直之翻 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

之嚴樂音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

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

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

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被皮義翻都知兵馬使僕固

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觀懷恩此言則郭志朝

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

可乎帥所類翻疆其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

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

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懷恩此言與康元寶之言

於惡史思明之兵復至唐事殆矣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

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杲

代領其眾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

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

門諸將懼伏以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

恩懷恩懼先期而至邠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

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既受命以河東

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

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

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

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圍

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遂引兵東

出師汜水縣檄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

而戮之以辛京杲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

實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史言李光弼待僕固

須臾聞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蕃渾謂諸蕃光弼變

種及渾種

蕃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

違將即亮翻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史言懷恩成備而後見光弼光弼雖知其情而容忍不發復音扶又翻以潞沁節度

使王思禮王思禮節度澤路沁三州史或稱澤潞或稱潞沁沁七鳩翻兼太原尹

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李光弼也初潼關之敗事見一百

十八卷至德元載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整屋張光晟下

馬授之中竹仲翻整音斬至音室晟丞正翻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

陰識其狀貌識音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金城人屬河西路思禮怒之雲京懼不

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

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

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為于偽翻下特為同雲京喜而遣之

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

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

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思禮言光晟授已以馬脫已於兵得有今日吾

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

京之冤從千容翻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

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張光晟於

王思禮可謂君子矣其後事德宗以失職怨望遂委身於朱泚何前後之相違也辛卯以

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

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冠古前後

戰功居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

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公主嫁

上年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

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

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

度等使使之收復河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

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

聞之爭潛竄山谷時荆南節度使領荆澧 戊辰更

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

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鑄錢大凡天下諸鑪

其餘諸鑪或隔江嶺或沒寇 加以重輪一當五十錢

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 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

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冬料各

所當得俸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襄招討

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處昌 以陳頴毫申節

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

掌兵馬時淮西節度使領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

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

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

大正廿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王仁甫

明白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白臯胡良皆河

津濟度之要在滑州西北岸良或作梁濮音卜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

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

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

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許叔冀卒如張鎬之言

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

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參戶縣地後周更各長蘆縣時屬滄州質音

致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

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古縣屬冀州思明以為平盧兵

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

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州滎陽郡光弼整眾徐行

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

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

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守式又翻陝失光弼曰兩敵相

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張知

亮翻又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

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猿臂可伸

而長可縮而短故以為喻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夫音扶朝直遙翻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揆曰東

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

按李光弼至德之初已為司空乾元元年為侍中故韋損

以此呼之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

有汜水則伊闕汜音祀嶠逆各翻

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

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

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

帥讀練翻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

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水經注穀陽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東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

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

唐為鎮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

躡之不敢逼

躡之者欲其兇懼而自潰不敢逼者以其嚴整而難犯

光弼夜至

河陽有兵二萬

郭子儀自滏水退守河陽眾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何眾寡

之相懸乎蓋張用濟之死朔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糧纔支十日

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

分扶問翻

考異曰實錄

不可守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

所得畏光弼掎其後

掎居

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

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

史思明乘銳勝以攻河陽乃先築月城者恐戰

有解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

思明既至洛陽則鄭滑等州已陷沒矣通

鑑因史家成文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失於刪修也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

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

驍堅堯翻挑徒了翻

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

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

為

光弼之言得體懷恩固心服矣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

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

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

既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之方略

孝德挾一矛策馬亂流而進

橫絕

亂

流曰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

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

易之

易以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

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

孝德息馬良久

息馬者使馬力完復而後戰

因瞋目謂曰賊識我

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

德大呼

呼火故翻

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

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

以歸

龍仙恃勇輕敵而孝德出其不意搏之故勝

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

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

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索山客翻

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

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牡馬募牝一時渡河此小術耳

不能制阻

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

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

艘蘇遭翻

貯丁呂翻

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

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

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

河清

礮匹貌翻中竹仲翻見賢遍翻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

欲絕光弼糧道光

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

將雍希顥守其柵雍於用翻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

景皆萬人敵也

喻姓也姓譜東晉有諭歸撰河西記

思明必使一人來

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

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

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

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為于偽翻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

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

怪其無戰

意問曰司空在乎

李光弼加司空侍中故稱之

曰夜去矣兵幾何

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

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

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

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

易弋鼓翻

光弼曰此

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

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

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此謂之善用其所短孫臏有言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庭

暉時為五臺府果毅五代州有五臺府已亥以庭暉為右武衛

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猶甲諸衛大將軍則三品也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高庭暉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新傳誤志曰二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河陽

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耀兵于河清

宣言曰我且渡河絕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

公聞之師于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

實錄思明復攻河陽復扶又翻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

抱玉曰方鎮表乾元二年置鄭陳節度使領鄭陳將抱玉曰亳潁四州然此時鄭州已沒於史思明矣將

軍能為我守南城二和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

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

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

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

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

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時光弼自將屯

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中河起石潭築城以衛河橋潭

蕩旱翻爾雅潭沙出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

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城外

別築短垣高繞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

肩謂之羊馬城

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
塹三百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
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
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
戰則賊爲吾填塹爲于爲翻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
所不及勉之雖賞其敢戰而戰元禮俟柵開帥敢死
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
度徒洛翻乃復引退復扶又翻須其怠而擊之光弼
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
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

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

趣七喻翻

光弼遽帥衆入北城

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

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

問曰向來賊陳

陳讀曰陣

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

將郝廷玉當之

廷玉光弼之愛將也

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

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

之

論姓也諸論自吐蕃來降

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

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而戰

吾急颺旗三至地

颺占珍翻

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

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

鞞與靴同釋名曰鞞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

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鞞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
鞞軍戎通服唐馬周殺其鞞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
通以羊爲之隱麋加以帶子裝束故事胡虜
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之

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

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

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

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

小却瑒音暢又雉杏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

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

死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賊衆大潰史言河陽之戰真爲確鬪非李光弼督諸

將致死不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

足以致勝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

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擒其大將

徐璜玉李秦授周摯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

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爲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

云擒爲懷州節度使安太清并男朝俊爲貝州刺史

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今從

舊傳予按通鑑書擒徐璜玉李秦授蓋從舊傳而

以舊傳擒周摯爲誤實錄所云擒安太清朝俊通鑑

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錄此四字不可曉若參

取二書又考本末則此時只當書擒徐璜玉如李秦
授亦未當書擒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
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卽簡
嘉眉瀘戎等州蠻反簡州漢牛鞞廣都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及武康郡隋廢

小一八十五 正編

郡以縣屬蜀郡仁壽初分置簡州
餘注見前邛渠容翻瀘龍都翻
十一月甲子以

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
此殿中監所
謂帶職以寄

也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

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

招諭降者厚撫之降戶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

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

見素之從弟也韋見素相天寶以
迨至德從才用翻發安西北庭兵

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

元錢三品並行重直
龍翻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

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

忠州漢臨江墊江枳縣地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臨山

隋廢郡及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地邊巴徼懷忠信為名舜皮表

翻上時兩翻長知兩翻忠州南賓郡唐御史大夫賀

置忠州以地邊巴徼心懷忠信為各

蘭進明貶溱州負外司馬坐琦黨也 十二月甲午

呂謹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疆子阪得馬六百

疋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

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疆子阪在河
南永寧縣西

永寧漢宜陽縣西界之地後周置同軌郡及熊耳縣

嶠縣隋廢郡及嶠縣義寧元年改為永寧縣疆居良
翻宋白曰永寧縣本漢澠池縣之西境後魏大統十
年於今縣東黃蘆城置比宜陽縣廢帝二年改為熊

大一千九百一十五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耳後周移於劉塢隋開皇三年移於同軌城義寧三年移於永固因符堅舊城置縣以求寧為各武德三年移理同軌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橋

上元元年是年閏四月始改元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

兼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

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于闐王與四鎮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

副使同黨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

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邠寧鄜州

領州九分四州為渭北節度鄜音膚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

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

儀領兩道節度使兩道邠寧鄜坊也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

之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

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

級沁七忠州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

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

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

琦已服罪史言劉期光不能審克閱實而妄奏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

州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三月甲申改蒲州為河

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

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

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翹呼制以

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

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

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

治襄州張維瑾等皆降降戶閏月丁卯加

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

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己卯

赦天下改元改元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

名將為亞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

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

牲樂之制如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

古各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是年尊為武成王以歷代

良將為十哲像坐侍秦武安侯白起漢淮陰侯韓信

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

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

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

右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早故也唐六典吳

天上帝五方帝皇

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

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

縣社稷釋奠為小祀雜祀蓋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

社將軍軍寶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考異曰按去年

京實錄至此復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

思明還屯白馬寺不入宮闕今始移軍入其城耳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

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

大百八十一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君美

乙丑鳳翔節度使
遠秦破涇龍光澤十餘
萬眾

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誼

為之補官為于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誼罷為太子賓

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

鑄錢鹽鐵等使南華本漢離狐縣歷代不更名天寶元年更各南華縣屬曹州鹽鐵使乾

元元年以命第五琦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其後楊慎矜楊國忠相繼為

之晏善治財利故用之治直 六月甲子桂州經畧

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西

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審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屬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疆與

又逐韋周氏儂氏相脅齒為寇害據十餘州 三品錢

行浸父開元錢與乾元當十 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

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

八百餘人不能禁屬之欲翻 乃勅京畿開元錢與乾

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

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史思明鑄得一元寶錢

一非長祚之兆改 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甲申興王召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召音韶

又音 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數所 太子常以恭遜取

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

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普潤縣屬鳳翔府漢杜陽縣

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鶉狐二縣之地在漢又為涇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

杜漆岐三水灌溉民田民獲濟利以為縣
各麟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宮
平瀘兵

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與

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事見上卷
上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十年所築
上皇亦間至大明宮間古
左龍武大將

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

公主如仙媛考異曰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麻作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

御長慶樓長慶樓南臨大道上
父老過者往往瞻拜

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

英义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諸道遣官

入京師奏事者謂之奏事官
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

人偽為于翻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

之輔國意恨且欲立竒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

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

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及不安臣曉

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是
上泣曰聖皇

慈仁豈容有此帝上上皇尊號
對曰上皇固無此意

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

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

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

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朝直遙翻庸何傷乎

上不聽與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矯勅猶言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號戶刀翻上泣不應

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

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湫下也隘小也狹也陸德明音義秋子小翻徐音秋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恐居大內高力士曰李輔

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以將士露刃遮道震驚上皇殊無善狀令其好在好在

在猶今人言好生言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不得以兵干乘輿也

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西內以兩儀殿為內朝兩儀殿北有輔國帥眾而退甘露門甘露門內為甘露殿如往也

帥讀曰率下同所留侍衛兵纔疋老數十人疋烏翻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

王地王于况翻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

上請罪北門六軍也數所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

南宮西內亦復何殊

南宮即謂興慶宮取語便順或言南宮或言南內勞力到翻復

扶又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

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辭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

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梁以漢宕渠縣界置安國縣後周置蓬州隋廢州以

縣屬清化郡唐復分置蓬州惡烏路翻宋白曰因蓬山為名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

十二里癸丑勅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內重稜錢即重輪

錢重直龍翻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

流漆州陳夕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八年

標縣置巫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里播州秦夜郎郡之南境隋牂牁郡

之牂牁縣貞觀九年置郎州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貞觀十

六年開山洞置漆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

四千二百里歸州漢秭歸縣地後周置秭歸郡隋廢郡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二年分秭歸巴東二縣置

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

十三里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玉真觀睿宗上更選後

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皆如字令萬安咸

宜二公主視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

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

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

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路惡烏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

決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

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二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請以其地置洮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臨洮

郡二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瑯瑯與球同遣其將衛伯玉

將千人赴難難乃旦翻既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

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

軍節度使為神策軍疆盛張本丁亥贈謚興王侶曰恭懿太

子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

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拒吳蜀之衝從節度使

呂諲之請也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

散地散昔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畏子儀也戊

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

射生英武等禁軍射生號英武軍見上卷至德二載十二月及朔方鄜坊

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音邠

夫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使郭子儀

范陽則史思明有內顧之憂李光弼成夾攻之勢必無印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樹置河北諸帥

之禍矣復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詳

扶又翻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衛為青密節度

使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衛破史朝義

兵如此則是年尚衛尚鎮青密安得又置青沂等州

節度使邪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領

淄沂滄德棣五州侯希逸自平盧引兵保青州授青

密節度使遂廢淄沂節度并所管五州號淄青平盧

節度通鑑書侯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在寶應元年

五月蓋新表與通鑑各以所見書為據故參錯不同

此如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御史中丞李銑宋

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濬展剛

大...通鑑...御史中丞李銑宋

疆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惡鳥路翻節度使王仲昇先

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

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高者為監

軍使其下為監展屈疆不受命姓名應謠識此句當屬上句

謂金刀之謠應劉姓也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

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

亂然展方握疆兵宜以計去之說式芮翻去羌呂翻請除展江

淮都統代李垺垺登翻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

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

道節度使考異曰沈既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道浙江西道凡二十三州置都統節度下云

以展為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吏

申圖籍按舊李垺傳垺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展

既代垺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滁和舒

廬濠壽八州也江南者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

西者洪虔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二十二密敕舊都

州亂紀誤以二為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

統李垺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李垺為浙東節度兼

淮南見上卷元年按唐會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垺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

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以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

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問古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

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
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
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
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
陵趣七延恩知其情還奔廣陵書云作僞心
謂矣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
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度江與副使
潤州刺史韋儼儼許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
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徐城縣屬泗州漢徐縣地隋置
年移就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
臨淮縣

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
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呼火汝曹皆吾民
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灋雷擊之景山衆
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
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暉古李峘
闕北固爲兵場北固山在京口梁挿木以塞江口展軍
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今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
昔則多張火鼓張火及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
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此
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峘軍聞之自潰
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

恒奔宣城宣城漢宛陵縣地晉置宣城郡隋平陳廢郡改宛陵為宣城縣帶宣州李恒奔宣城

就鄭甲午展陷潤州考異曰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

日展陷潤州十日乃奏到日也唐麻壬子淮南奏宋州

刺史劉展赴鎮揚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

書李恒承詔拒之兵敗奔於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

景申陷潤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蓋昇州軍士萬

因實錄也今從劉展亂紀及新書本紀

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昇州治金陵不克而遁侯令儀

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

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楊

軍使乾元二年置丹楊軍於潤州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

之從才用翻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

清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

所殺非光弼所擒也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

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

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新書江作鄂十二月丙子

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

郡因土門山為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

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

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後因謂之銅官川後魏真

君七年置銅官縣屬北地郡隋為銅官至唐二縣並

屬京兆宋白曰同官縣漢役裊地晉為頻陽地符堅

於役裊城東北銅官州置銅官護軍後魏真君七年

罷軍為縣後周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

除金作此同字

禦使韋倫帥所類翻殺監軍使 兗鄆節度使能元

敗補賣翻

大元二十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三十一

皓方鎮表乾元二年升鄆齊兗三州都防禦使為節
代擊史思明兵破之 李垣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

用謂垣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

處昌呂翻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韋昭曰三

難乃旦翻江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曰松江東北

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江為

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垣乃

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

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

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宣歙節度使領宣歙

饒三州歙李垣奔淇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

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

湖州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置吳興郡隋平陳廢郡

復置湖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

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

杭州藏用使其將温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時屬杭州

直遙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

昂屯南陵南陵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及南陵郡

年移治將下江州徇江西江西謂江南西道於是屈突孝標

陷濠楚州屈居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

通鑑二百二十一 三十四 宋史

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

兵拒之由是暱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廬兵馬

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任音鄧景山既

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

之趣讀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

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田神功至彭城勅方下展聞

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

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置

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

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考異曰劉展亂紀云二年春神功舉兵東下實錄唐麻

神功入揚州在此月今從之及楚州當屬上旬蓋先入大掠殺商

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穿掘以求人所空是

歲吐蕃陷廓州

據十六行二十七字宋本

間有三十六字

校十一葉補三十五字去二字改十七字

精早驚咄咄為字不成不謹啟 四月初二日

據明孔天翁本再校補一字去二字改二字七月十二日涼雨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校同前校者以〇識之曰同上式之

上一行藍筆係丁巳年校不知當時不全校而抽校係為何故校可辨也 戊辰八月廿七日

多務士行二十二字若本按此欲使我惟情作
解不情〇之若余所會中人鞠然與
此本同 解均三三異



